



· 西 书 译 林 ·

1.6

· 阿诺德 著 吕滇雯 译

# 友谊的花环

中国文学出版社

I561.6  
5

· 西 书 译 林



\* T 0 2 5 4 4 4 \*



# 友谊的花环

〔英〕马修·阿诺德 著 吕滇雯 译



中国文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友谊的花环/(英)阿诺德著;吕溟雯译.-北京:中国  
文学出版社,2000.11

(西书译林.第1辑)

ISBN 7-5071-0586-5

I.友… II.①阿…②吕… III.随笔-作品集-英  
国-现代 IV.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1079 号

特约编辑:舒 炜

责任编辑:季晟康

装帧设计:罗 洪

## 友谊的花环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100037)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5.25

字数:90 千 印数:1-10000 册

ISBN 7-5071-0586-5/I·542

定价:12.00 元

已故的阿米纽斯·封·桑德·特  
恩·特容赫男爵的谈话、信件和一些  
观点

附《致〈每日电讯报〉的艾德  
雷森·列奥先生的一封信》



1 / 献 辞

11 / 第一封信

19 / 第二封信

26 / 第三封信

32 / 第四封信

40 / 第五封信

47 / 第六封信

58 / 第七封信

67 / 第八封信

77 / 第九封信

87 / 第十封信

BCB05/03



96/第十一封信

104/第十二封信

112/我的同胞

155/一份谦恭有礼的说明

---

## 献辞：致艾德雷森·列奥先生

格拉布街，1871 年圣烛节

亲爱的列奥：

我永远不会忘记去年十一月末的那个夜晚，正是那晚我读到你的那封信，信中你充满感情地描绘了我们的朋友去世的情形。当时我一个人呆在我的阁楼上，天色已暗，女房东推开门，把一张纸扔在桌子上。我们不过是自私的动物！当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是文学基金会来的。我对自己说，与俗世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几乎使我陷入绝境，这困境现在终于为人所知，得到了他们热切的同情，毫无疑问，这肯定是奥克塔维安·布鲁伊特先生的信，信中附有半个克郎和圣诞晚餐的邀请，还有斯坦霍普勋爵善意地祝愿我在创作上取得更大的成就。我急忙点上灯，映入眼帘的是“蓓尔美尔报”几个字。你知道，列奥，自从

---

被《每日电讯报》拒之门外以后，我把与阿米纽斯的对话录带到了诺思阿姆伯兰德街。我还幻想着《济贫院的穷人》一书的成功打动了编辑的心，使他们能善待所谓的贱民；幻想着我的意见被友好地接受了，此后只要《蓓尔美尔报》一提到阿米纽斯，他们就会免费给我寄一份到格拉布街来。我拿起信，打开一看，首先看到的是你俏皮的签名。我从头至尾读完此信，于是……

列奥，容许我对最初几天的悲痛避而不谈。在情感的激荡中，我想到了好些计划，却没有能力去实行。我满心计划着给阿米纽斯·封·桑德·特恩·特容赫及聚集在他周围的那群人作一个完整的描述，把他们介绍给公众。著名的伏尔泰已经在《坎蒂德》一书中写到了他的家族史，但是我很怀疑，是否凭一个说良心话的诚实人就能使英国公众接受这位危险作者的这部历史著作。然而特别的幸运把《坎蒂德》中提到的许多名流的后裔聚集在我们这一群当中。封·桑德·特恩·特容赫可能已经由于本书中的这些信件变得尽人皆知；人们都注意到信中他对在世的庞格洛斯后裔有一种奇怪的误解。但是可惜，这里边一点儿也没提到我们可怜的朋友马丁（德·马比尔），他刚被关进巴黎的大牢，愤世疾俗的马丁是《坎蒂德》中和庞格洛斯的乐观



主义相对立的大敌马丁的后裔；也几乎没提到波姆皮奥·波可休兰特侯爵，小波姆皮奥长着温柔的眼睛和一头黑发，你是在都灵的波提克斯·德·坡那儿结识他的，而且把他带到了伦敦，指望通过《每日电讯报》的大场面治愈他那世袭的冷淡和倦怠。关于我们的英国朋友，人们无疑还想了解更多。在这些信件中，波特先生并没有因为自己的重要而占满篇幅，波特先生非常推崇的新教浸礼会牧师雷孚·乔西亚·居蒲，出现的次数实在少之又少；您的玛丽简，列奥，不过是具了一个名字。我慈善和蔼的恩主——新近辞世的波特夫人，还有她的继任者——她妹妹汉娜小姐，差不多也是如此。也许，还有一个小问题，可是我确实很想把我格拉布街忠诚的女房东吉提·克容介绍给公众，当我徒劳地与俗世搏斗一场之后，很可能是她满怀虔敬为我合上双眼。

我想过为阿米纽斯建立纪念馆，陈设这一切；但是当试图付诸实施时，我的情绪就低落下来。因此，我所做的只是收集他已出版的散佚卷章，视情况需要为之加上注解，而且抱着伤感的欣慰之情把这个集本呈献给你，你华美流畅的文笔是其中最精彩的部分之一。

我们的朋友阿米纽斯无疑是热爱这个国家的，尽管他



表达这份爱的方式有点儿古怪。你还记得去年夏天我们最后一次共聚时的对话吗？那是在芬奇利的白斑鹿花园的凉亭里。我们本要去下议院大厅聆听威农·哈科特先生从匹克威克先生的一生中推导出一个无宗派的宗教体系。但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这场期待已久的乐事未能如期举行。我们移步芬奇利，在那儿与阿米纽斯展开了一场关于宗教教育的讨论。他强逼我发誓不把他的想法公诸于众，照他的刺耳的说法，“那只能把它弄得一团糟”；友谊的誓言是神圣的。但后来这次谈话居然变得众所周知；它越传越广。我记得弗里德里克·哈里森先生也开始用他那一贯激烈的雄辩之才，发表夸夸其谈的演讲，讨论英格兰的衰弱，还有我们这些非实证主义者的粗俗百姓身上的邪恶。阿米纽斯驳斥了他。“衰弱——”，他说，“没错，你们的人民仍然是世界上最好斗的人民。邪恶！——那是英国人民所富有的最好的品质，就像这条品质一样，伯克的这句话也充满了善意：‘英国人民有着古朴的天生的正直、虔诚、善良的天性，和良好的幽默感。’你们的祖国算得上是够完美的，只需再了解这一点，人们应该做自己想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它就无需灵魂的拯救。它的危险来自于过多的哗众取宠的空话，应归咎于这样一种错误观

---

念，即认为自由和公开的价值主要不在于它们的用处，而在于它们自身的好处，甚至像人们所说的‘至善’。”

在他去世前一两个星期，他还从巴黎写信给我重申这一点：“你知道我并非像一般人那样不喜欢你们的民族，或者说相信它一定会衰败。但是，如果一个民族继续在脑子里塞满你们报纸上的那种胡言乱语，它总归是危险的，而你们竟愚蠢到满怀虔敬地引证这些废话。你们的宝贝《每日电讯报》说：‘德国人，当然，完全应该尽快开始这一课，只有在保证公民个人自由，以及一切人都有权力参与自由讨论的前提下才谈得上民族的伟大和富有，在这方面，英格兰是一位特殊的教师，没有这种自由，德意志帝国就只是一个镀金的专制国家，尽管军备强大，实则外强中干，虽然学院林立，却未脱荒蛮。’你们的《每日新闻》说：‘这次法国政府的垮台，是历史再一次宣称了政治上的自由原则。’难道你看不出来，如果说，法国没有政治自由，确乎是一败涂地，可是德国，没有政治自由也确乎取得了胜利，靠一个国家的垮台或胜利来推断政治自由的有无是荒谬的。在一个国家垮台或胜利的背后，一定有某种价值因素在起作用，如果你愿意，可以说政治自由，甚至社会自由促进了那些已扎下根基的美德所起的作用；所



以我是一个共和主义者；——可是，自由绝不能保证它们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美德，想象一下，你们的政治自由怎么能不借助于道德而使你们度过危机，你们会被这样的政治自由摧毁。我敬仰英国，是因为这些美德在她这儿有着深厚的根基，而不是因为除了别的美好之物以外，他们还赐给了她政治自由。相反，你们对纯粹自由的顶礼膜拜，只能使你们收获危险。你们的报纸整天一本正经地说从眼前这场战争中我们得到了如何如何的重大教训，——但却总是搔不着痒处。这场战争的确能给人许多教益；我来告诉你什么是你们最应该学习的一课，那就是——服从。是它，而不是每个人带着妄自尊大的神气，视杂谈漫议为至乐，到处插一杠子。你应该真正理解这一点，凡事都有正确的方法，最大的快乐就是：撇开妄自尊大的习气，用正确的方法去完成或促成一件事，——这才是你们所称为英国公众的人们应该学习的重要一课，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他们在场战争中可以从德国人身上学到的东西！英国人曾一度以缄默的力量和精于生意著称，因此我敬仰你们这个民族。如今这个世界的生意比以往更难做了，需要比以往花更多心思，更努力，更加严阵以待；要是你让每天读到的妄言搅得你以为自由和公开可以代替这



一切，你定会遭到惨败。”

列奥，我很怀疑这通宏论是否明智，无论如何，提到 D. T. 时口气应该更尊敬一些，不过，它表明阿米纽斯对我们国家的感情实际上是温柔的，你知道，我自己的爱国心从未动摇过，甚至当我在某种意义上成为阿米纽斯的代言人时也是如此，我得承认，他的才智折服了我。我对他的爱仍像往常一样强烈，但是现在他的生命已经结束，他的优势亦不复存在，我感到我很可能面临另一种命运。从今以后我的爱国情感可以自由地宣泄；阿米纽斯的铁手再也不能把它们强压下去。你的忠告，列奥，还有对报纸的学习，以及我们豪华排场的场面，都将对我这份与生俱来的情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我将会赢得公众的欢心，我不会永远做一个被社会所弃的人。我要跟一些自由党运动联合起来，在我看来，它们与我们的民族精神是极为相称的，运动发起人不但能从中得到极大的乐趣和兴奋之情，还可以体面地增加他们的名望。然而，阿米纽斯很可能把它们叫做偏狭的毫无目的的活动，没有 *Ernst der ins Ganze geht* 地乱忙一通。现在到了开始阿米纽斯（本着他那要命的吹毛求疵的精神）称之为“哗众取宠的空话的人的肉宴”的时候，——我们正处在国会会议的前夜。T.



钱伯斯先生会再次提出授予公民权的尺度的法案，关于此事我有一些先入之见，而你，列奥，是绝对赞成的，——即允许男人和他死去的妻子的姐妹结婚的法案。弥奥先生，那个犹太人，会以更宏大的规模，满怀恶意地重新开始他制造苦难、义愤、激怒、喧嚣和已被清除的诽谤的工作，重新使我们享有最纯正的基督教教义的琼浆。传染性疾病的对手是狂热的，他们将会在整个国土上对这个含义暧昧的尺度及有关一切展开一场有益的讨论；在反对不道德的同时，还可以帮助那些甚至是正宗清教徒的门徒们看清生活。如果这其中的几位工作者要求我也为之奋斗，无疑会使我大伤脑筋。就像裁缝对诗人柯珀说的，允许我向他们中的某些成员发出谦恭的恳求：——

嘿，我的小船也非得要随你扬帆，

去追逐胜利，并一同抵挡狂风吗？

如果不能站在竞选演讲的讲台上，至少我可以在我的小房间里运用自己的笔有所作为。昨天，当我经过摄政大街的时候，脑子全都被这个新想法占据着，这时我看见商店的橱窗里，赫普沃思·狄克森先生数目可观而品质优良

---

的出版物中，有一本的卷头插画上画着不朽的《摩门教入门》一书的作者头像，头像画得栩栩如生，英气勃发，我忍不住骄傲地喊出：“我也是一个作家。”

这时，列奥，出现了下述的反应。我一抬头看见阿米纽斯空缺的座位；我嗅了嗅，鼻孔中却再也闻不到他烟卷的那种味道。激动和雄心的梦想烟消云散；我被孤零零地留下来，陪伴我的是对过去的记忆和宗教与虔敬带给我的安慰，这一点，列奥，你已经不需要了。可是我怎么能说这种不公道的話呢？——此刻，在我们丧友的哀痛中，我主要的安慰就是反复诵读那天你念给我听的一段精彩文字，就是你那篇未出版的写给 D.T. 的文章中的一段：“在金苹果园的花园中，长着谜一样眼睛的斯芬克斯低语着，半张着嘴唇，比对幸运的死神的秘密祭仪更为神秘！”

相信我，亲爱的列奥，  
你忠实的崇拜者，

马修·阿诺德



我们对值得永远哀悼的阿米纽斯的了解，是 1865 年由这位来自欧洲大陆的编辑开始的。阿米纽斯所属的冯·桑德·特恩·特容赫家族的早期历史，他们在韦斯特法利亚的创建，上世纪中期他们的城堡遭到保加利亚人的洗劫，他们的一些主要的扈从的命运（其中包括著名的乐观主义哲学家庞格洛斯博士）、阿米纽斯的祖父的冒险以及被放逐到罗马的耶稣会，这些都被记载在伏尔泰的一篇著名论文里。以下的几封信件则提供了更多情况。

阿米纽斯于 1866 年来到英国，现在公之于众的这个通信集就是从那年夏天开始写的，正当普鲁士和奥地利爆发战争的时候。许多人仍会记得，他们最初经这微不足道的编辑部之手，领受有关“精神”的教诲时所感到的激动，而且必和聆听阿米纽斯本人亲口说出的一样新鲜！不过，我还是希望大家认可这一点：即使处于特别荣幸的地位，编者也应继续保持他的冷静、他独立的判断力和作为英国人的一般感情。——编者



## 第一封信：致《蓓尔美尔报》编辑

把阿米纽斯和“精神”

介绍给英国公众。

先生：

我的一位普鲁士的旧相识刚刚抵达此地，我去年在国外时他曾如此唐突地对我指责我的国人，而上个星期他不断对我们所谈到的德国危机加以点评，想博取我的欢心。说实在的我得承认，他把自己弄得极不讨人喜欢。他有着普鲁士人那种粗砾、傲慢的态度，对一切嗤之以鼻，而又为之制定出条条框框；虽然，出于对才智的热爱，我很欣赏他，出于对真理的追求，我也尊重他的坦率，然而，作为一个英国人，作为《每日电讯报》所说的“帝国民族”中的一员，我对此感到相当不安。所以我希望借重你的好意，为我对我们